

中国古典小说大系

第一辑

IV

红楼梦

下卷

曹雪芹 / 著
高鹗 / 续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 (清) 曹雪芹著、(清) 高鹗续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4

ISBN 7-80094-540-5

I. 红… I. ①曹… ②高… III. ①古典小说-中国-明代
②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③长篇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44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3.625 字数: 1014 千字 插页: 4 页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60.0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4)

第 三 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24)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37)

第 五 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47)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62)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73)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85)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95)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104)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112)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21)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28)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37)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46)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54)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66)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81)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93)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207)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215)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225)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237)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246)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259)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72)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84)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94)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309)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322)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331)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342)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351)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359)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370)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382)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392)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407)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417)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427)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441)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451)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462)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472)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482)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494)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507)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518)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529)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540)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557)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568)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581)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594)

第五十五回

母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607)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619)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632)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是日，丧仪焜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说是“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的，一路纷纷议论不一。至未申时方到，将灵柩停放在正堂之内。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近亲只有邢大舅相伴未去。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藉草枕块，恨苦居丧。人散后，仍趁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凤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扎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

一日，供毕早饭，因此时天气尚长，贾珍等连日劳倦，不免在灵旁假寐。宝玉见无客至，遂欲回家看视黛玉，因先回至怡红院中。进入门来，只见院中寂静无人，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头们在回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宝玉也不去惊动。只有四儿看见，连忙上前来打帘子。将掀起时，只见芳官自内带笑跑出，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一见宝玉，方

含笑站住，说道：“你怎么来了？你快与我拦住晴雯，他要打我呢。”

一语未了，只听得屋内嘻溜哗喇的乱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随后晴雯赶来骂道：“我看你这小蹄子往那里去，输了不叫打。宝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谁来救你。”宝玉连忙带笑拦住，说道：“你妹子小，不知怎么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饶他罢。”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时回来，乍一见，不觉好笑，遂笑说道：“芳官竟是个狐狸精变的，竟是会拘神遣将的符咒也没有这样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请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夺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后。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进入屋内。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绡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却是芳官输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将怀内的子儿撒了一地。宝玉欢喜道：“如此长天，我不在家，正恐你们寂寞，吃了饭睡觉睡出病来，大家寻件事玩笑消遣甚好。”因不见袭人，又问道：“你袭人姐姐呢？”晴雯道“袭人么，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这好一会我没进去，不知他作什么呢，一些声气也听不见。你快瞧瞧去罢，或者此时参悟了，也未可定。”

宝玉听说，一面笑，一面走至里间。只见袭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子呢。见宝玉进来，连忙站起来，笑道：“晴雯这东西编派我什么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这结子，没工夫和他们瞎闹，因哄他们道：‘你们玩去罢，趁着二爷不在家，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养一养神。’他就编派了我这些混话，什么‘面壁了’‘参禅了’的，等一会我不撕他那嘴。”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问道：“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玩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

好。怪热的，打这个那里使？”袭人道：“我见你戴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丧事方戴得着，一年遇着带一两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里有事，这是要过去天天戴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个。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你虽然不讲究这个，若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躲懒，连你的穿戴之物都不经心了。”宝玉笑道：“这真难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于赶，热着了倒是大事。”说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拔的茶来。因宝玉素昔秉赋柔脆，虽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不时更换，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手内吃了半盏，遂向袭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叫他即刻送信；若无要紧的事，我就不过去了。”说毕，遂出了房门，又回头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处来找我。”子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

将过了沁芳桥，只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类。宝玉忙问雪雁道：“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的，拿这些瓜果何用？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雪雁笑道：“我告诉你，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宝玉点头应允。雪雁使命两个婆子：“先将瓜果送去交与紫鹃姐姐。他要问我，你就说我做什么呢，就来。”那婆子答应着去了。雪雁方说道：“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了甚么来，自己伤感了一回，题笔写了好些，不知是诗是词。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又叫将那龙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来时听用。若说是请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摆出来。若说点香呢，我们姑娘素日屋内除摆

新鲜花果木瓜之类，又不大喜熏衣服；就是点香，亦当点在常坐卧之处。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连我也不知何故。”说毕，便连忙的去了。

宝玉这里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道：“据雪雁说来，必有缘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们闲坐，亦不必如此先设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饌送去与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见他伤感，必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不去，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见林妹妹伤感，再设法开解，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郁致病。”想毕，遂出了园门，一径到凤姐处来。

正有许多执事婆子们回事毕，纷纷散出。凤姐儿正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一见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么。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诉跟你的小厮，若没什么事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再者那里人多，你那里禁得住那些气味。不想恰好你倒来了。”宝玉笑道：“多谢姐姐记挂。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来看看视视。”凤姐道：“左右也不过是这样，三日好两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这些大娘们，噯，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他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说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挣扎着罢了。总不得心静一会儿。别说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罢了。”宝玉道：

“虽如此说，姐姐还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说毕，又说了些闲话，别了凤姐，一直往园中走来。

进了潇湘馆院门看时，只见炉袅残烟，奠余玉醴。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搬桌子，收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紫鹃连忙说道：“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的起来，含笑让坐。宝玉道：“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静些，只是为何又伤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说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了？”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说到这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只因他虽说和黛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领会，从来未曾当面说出。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恼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实在的是为好，因而转急为悲，早已滚下泪来。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

却说紫鹃端了茶来，打量二人又为何事角口，因说道：“姑娘才身上好些，宝二爷又来怄气了，到底是怎么样？”宝玉一面拭泪笑道：“谁敢怄妹妹了。”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纸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来夺，已被宝玉揣在怀内，笑央道：“好妹妹，赏我看看罢。”黛玉道：“不管什么，来了就混翻。”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词，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说

道：“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姐去，我也身上懒懒的没同他去。才将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宝钗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说，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宝玉笑道：“他早已抢了去了。”宝玉听了，方自怀内取出，递至宝钗身旁，一同细看。只见写道：

西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具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暮，岂得羁縻女丈夫。

宝玉看了，赞不绝口，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仍欲往下说时，只见有人回道：“琏二爷回来了。适才外间传说，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了，想必就回来的。”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恰好贾琏自外下马进来。于是宝玉先迎着贾琏跪下，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又给贾琏请了安。二人携手走了进来。只见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见已毕。因听贾琏说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发了我回家看视，

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说毕，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贾琏是远归，遂大家别过，让贾琏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细述。

至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众人接见已毕，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却是贾赦贾琏送贾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贾赦贾琏在旁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转至灵右，见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场。哭毕，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贾珍因贾母才回家来，未得歇息，坐在此间，看着未免要伤心，遂再三求贾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劝。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至夜间便觉头闷目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至三更天，些须发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药调理。

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凤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余贾赦、贾琏、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都送至铁槛寺，至晚方回。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三姐照管。

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赦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不禁动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

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三姐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余婢妾，都随在寺中。外面仆妇，不过晚间巡更，日间看守门户。白日无事，亦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琏便欲趁此下手。遂托相伴贾珍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家务，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

一日，有小管家俞禄来回贾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除给银五百两外，仍欠六百零十两。昨日两处买卖人俱来催讨，小的特来讨爷的示下。”贾珍道：“你且向库上领去就是了，这又何必来回我。”俞禄道：“昨日已曾上库上去领，但只是老爷宾天以后，各处支领甚多，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庙中用度，此时竟不能发给。所以小的今日特来回爷，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或者挪借何项，吩咐了小的好办。”贾珍笑道：“你还当是先呢，有银子放着不使。你无论那里借了给他罢。”俞禄笑回道：“若说一二百，小的还可以挪借；这五六百，小的一时那里办得来。”贾珍想了一回，向贾蓉道：“你问你娘去，昨日出殡以后，有江南甄家送来打祭银五百两，未曾交到库上去，你先要了来，给他去罢。”贾蓉答应了，连忙过这边来回尤氏，复转来回他父亲道：“昨日那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下剩的三百两令人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贾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带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给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无事，问你两个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罢。”

贾蓉与俞禄答应了，方欲退出，只见贾琏走了进来。俞禄